

献给75年前在“以水代兵”的花园口事件中遇难的89万同胞。

——题记

我总是将蒋再珍和杜充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联想,觉得他们肯定就是某一个人的前世或者后生,他们展现给我的形象全都是肚大腰圆的一身戎装,全都留着凶猛丑恶的山羊胡,全都歇斯底里地敲着满脸的横肉。尽管他们相距800年,一个生在民国,而另一个生在宋朝;尽管他们的国家被入侵的性质不同,一个是外国,另一个是外族。然而,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选择的方式和地点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在河南挖开了黄河大堤,他们都想以水代兵,他们都人为地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黄河夺滩的历史大悲剧。

在后一次大灾难发生的前夜,黄河花园口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杀气阴森的危险画面。在这幅阴暗的画面里闪烁着无数凶残的火把,无数军官将他们的善良与凶恶的背景混杂在一起,人声鼎沸,人山人海。正是在这幅画面里,新编第8师师长蒋再珍指挥着从黄河南岸征集来的几百个民工,在那里挥汗如雨地挖掘着他脚下的黄河大堤。起初民工们听蒋再珍说修筑工事是为了打鬼子,全都在拼命地干着活。汪家堤的汪大卵子以及儿子汪麻子和不到5岁的孙子汪小裤子,老少三代全都赤膊上阵了。可当他们把黄河大堤挖了很大一个坑的时候,汪大卵子忽然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这是要挖掘大堤放水了。那大堤之下可有他家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呀,可有他家的三间茅屋呀,家里还有一个身怀六甲的儿媳。经汪大卵子这么一说,民工们都惊呆了,全都扔掉了手中的工具,哭泣着央求老总不要挖开大堤。汪大卵子、汪麻子等和几个老总争执起来,工地顿时乱成了一锅粥,骂骂咧咧,呼喊着汇成了一片。蒋再珍气急败坏地吼道:“这是破坏抗日,格杀勿论!”士兵们端起冲锋枪对准带头闹事的汪大卵子、汪麻子等十几个民工一阵猛扫。汪小裤子哭着喊着爷爷爹爹,可他的爷爷的爹和十几个民工,就像是被割倒的麦子一样倒了下去,骨碌碌地顺着斜坡滚下了滔滔不绝的黄河。其他民工全都跪倒在大堤上,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起来。黄河大堤上黑压压地跪满了人,一眼望不到头。几辆军车的灯光同时射向大堤,剑一般的光柱在大堤上的人群里穿越。

蒋再珍的两只眼睛却放射着兴奋的光,这时也跪在大堤边的关帝庙里,他觉得这次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蒋再珍的掘堤重任,自己被赏识,日后将是前程无量。想到这里他兴奋得彻夜未眠。他给关老爷上了三炷香之后就跪倒在地,祈求神灵保佑他能够顺利完成这项重要使命。

也在这个相同的地方,在810年前的宋朝,同样是当地驻军长官的杜充,居然和蒋再珍一样,也燃了三炷高香,也跪拜着神灵,在抽了一道“以水克金”的竹签后,命令一批士兵挖掘了这里的黄河大堤。

810年后的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轰!轰!轰!”埋在大堤上的炸药炸响了,随着一声巨响,冲天的烟柱拔地而起,漫长的大堤终于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紧接着又用平射炮对准大堤进行狂轰滥炸。那原本高出地面的黄河大堤里悬在半空的黄河大水,像是挣脱了缰绳的野马,翻滚着,咆哮着,奔涌而出,浊浪排空,铺天盖地,向堤外席卷而下,黄河南岸的几个村庄刹那间就被洪水冲毁,荡然无存。民工们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淹死,村庄被冲毁,在大堤上哭声一片,发了疯似的一起向士兵们冲去,结果被机枪全部扫死,那个不到5岁的汪小裤子被吓晕过去,这才得以幸免于难。这时,天空电闪雷鸣,接着就是暴雨倾盆,方圆百里,天雨地洪,一片泽国。

这混沌苍茫的水世界便是无数生命的尽头。

二

蒋再珍通过望远镜看到远处一座小村庄正有一户人家在娶新娘,喇叭声清脆欢快,花轿红得耀眼。他们显然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到来,而这时黄河里的滔天洪水随着一阵如同闷雷一般的嗡嗡声响由远及近,不多时就向小村庄席卷过来,浑浊的黄河像长蛇一样嗖嗖前行,很快就淹过了抬轿的两个壮汉的膝盖,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蒋再珍还看到几米高的黄色浪头跳起来,瞬间就将红色的花轿卷得无踪无影。这时,蒋再珍居然色眯眯地笑了起来,还骂了一句脏话:“新郎没有艳福,日他娘的!”

蒋再珍的这句国骂,居然和810年前杜充在掘开黄河大堤后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杜充看着黄河天水汹涌澎湃地冲出河堤,也骂了一句脏话:“弟兄们,快逃呀,去江南找小娘们吧,日他娘的!”只是杜充骂完就爬上了他的那匹乌雅马,朝南一路仓皇逃去,而蒋再珍骂完之后却坐上了一辆军用吉普,一溜烟地开走了。悲惨的历史就是这样地重演着,就连两个人说的话



一室一厅的房子,简陋而凌乱。客厅里摆放着旧桌椅,屋里的光线不太好,“闻鸡起舞”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挂在墙壁上,很显眼。另外一间房是卧室兼书房,除了床,四处都是老人的书籍、画卷或书法作品。这就是“御冰书房”——郑乃千自取的斋名,意为抵御冰冷,渴望温暖。他原名郑克宇,郑乃千是他自取的笔名,笔名含义深刻,取自“人能之己百之,人能之己千之”之意。这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他一生鞭策自己的动力。

89岁的郑乃千满头银发,很清瘦,看起来有点仙风道骨的感觉,在他这简陋的书斋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老人淡淡地讲述过那些事,他的人生道路充满曲折,期间的悲伤与沉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而他就这样一路风雨走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是郑乃千老人准备入选



竟然也是如此相似。

蒋再珍、杜充这两个相似的人物,在这同一段黄河大堤上,居然上演了完全相同的挖掘大堤“以水代兵”的历史一幕。两段历史虽然相距810年的漫漫时光,但“以水代兵”的军事形势却是何等的相似。1938年5月,日寇占领徐州之后,土肥原师团向中原地区长驱直入,攻占开封,直逼刚刚迁至武汉的中央政府;而1128年10月,“建炎二年冬,金兵南下”,也是直逼刚刚迁至杭州的南宋朝廷。面对外国侵略者长驱直入的险恶形势,蒋再珍给蒋再珍出了一个让他和他的总裁一起遭殃万年的主意:“挖掘黄河,以水代兵。”其实,早就有人给蒋介石出过这样的歪主意,蒋便迫不及待地签发了命令:“着新8师即刻开工,悬赏银洋两千元。”在蒋介石看来,只有蒋再珍开掘了黄河,才能使日寇“铁蹄万为之阻”;而800多年前的杜充是“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留守”,也是驻守开封的最高军事长官。他面对外族人的入侵,也是为南宋皇帝出了这样的一个“退兵之策”:“掘河以阻金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蒋再珍和杜充两个人的选择,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蒋再珍在花园口决堤取得了圆满成功,浩瀚凶猛的黄河水流由中牟、尉氏沿鲁河南犯,使整个黄河全部改道,汹涌的黄河居高临下,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一泻千里。这一天历史永远地定格在了花园口,这一天89万百姓葬身洪水,这一天390万灾民无家可归。对于花园口事件的损失,我从一份统计资料上得知:“洪水沿贾鲁河、颍河、涡河等河道向东南漫卷,由十几里宽扩展到一百多里宽,在人口稠密的大平原上横冲直撞,而后在正阳关至怀远段涌入淮河。黄水入淮之后,又溢出两岸,继续泛滥,黄河夺淮之水一直冲到了洪泽湖,最后入海,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省44个县因此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洪泽湖立马决堤,淮扬地区全部陷亡。”

而800多年前的历史也是这样记载,杜充弃城南逃扒开黄河大堤,“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今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东经、郟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夺淮河注入黄海。”杜充掘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20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无家可归者沦为难民。

他们“以水代兵”的结果居然是这样的惊人相似。杜充掘河导致了洪泽湖的扩展形成,苏北从此变得十年九灾;蒋再珍的掘河导致了洪泽湖几百年的治理功亏一篑,加重了周边地区的水灾。

三

清晨的鸡被炮声吓得胡乱打鸣,阵前的狗被吓得汪汪乱叫。凶残的硝烟飘在乌江中下游的古镇淇滩的上空,无情的炮弹在街头一个挨着一个紧闭的木板铺面爆炸,无数子弹在古老凝重的封火墙飞檐翘角上飞过。炮声轰鸣,枪声不断,硝烟弥漫。这时,枪炮声突然停了,两位年轻漂亮的红军女兵,衣服被全部剥光,披头散发,耳朵被割,阴部红肿,浑身是血,被几个国民党兵押到了阵前。晚秋的雨点打在她们赤裸的身上,将鲜红的血水从她们洁白如玉的身上淋下,她们走过之后便留下一路的血水。

围在城外的正是蒋再珍的部队,昨天他们俘虏了这两位女红军,昨晚被他们糟蹋了一整夜,这天天一亮就把这两位女红军赤身裸体地放了过去,本性凶残的蒋再珍狂笑着叫喊让守城的红军投降。那两位女红军突然向寨门方向狂奔起来,鲜血从她们洁白美丽的身体上一路往下飘洒,风雨夹带着金黄色的落叶跟随她们一起狂奔起来,鲜红的血水洒满了她们飞奔而过的那条光滑如镜的青石板。她们像金黄色落叶一般,展现出生命最后的凄惨之美。

这就是1934年10月,由蒋再珍一手策划在黔东淇滩发生的悲惨一幕。这几天,隶属于国民党王家烈部的蒋再珍旅,向黔东红军根据地发动进攻,蒋再珍亲率一个营攻占了淇滩镇。凶残狠毒的蒋再珍居然命令部下割取红军的耳朵来领赏。结果国民党兵攻进城后四处搜捕红军,被捉到的红军全都被割下了耳朵,甚至有许多百姓的耳朵也被割去领赏。当天就有8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红军战士被割耳后惨遭杀害,另有20多

最好的安慰和鼓励。

郑乃千的父亲当时虽是地主,但是家境没落,父亲很支持他读书,他对甲骨文的爱好也是在上学的时候产生的。“小时候,我在祖父留下的很多书籍里看见几本甲骨文,当时就很感兴趣,觉得这些字形与众不同,太美了。我当时也不管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心想反正读书是有用的,有这个好的出发点就够了。我在书包上用针线绣了‘自强’两个字,是照着书上的甲骨文绣的,线条很有味道,字形很好看。”

练习书法和画画、写诗词、自学甲骨文字,这都是郑乃千童年的课余爱好,没想到,他居然坚持了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已经很难了,更何况他能坚持这么多。郑乃千的小学、初中是在秭归度过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读书的学校也不断地四处变换,后来在四川读完了高中。1947年,23岁的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在他最为意气风发的岁月里,他也曾想大展宏图,但是他却如一只断臂的雄鹰,无法高飞,也不能再感受“竹外桃花三两枝”的美,接下来的是沉重而艰辛的岁月。

“文章读破理千千,医学不通困扰缠。正是精神方抖擞,病魔与我苦周旋。”这是郑乃千的《病中吟》,作于1948年武汉汉阳,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情。

郑乃千在武汉大学求学的第一年,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工程制图。1948年,可怕的病魔逼迫他不得不放弃学业,一向身体健康的他爆发疟疾,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病,又名“打摆子”,在当时没有什么可以治疗此病的特效药。疟疾频频发生,无法正常学习的他,只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假如当年他没有患病,他以后的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风景,但这是无法假定的。

“我1948年离开武汉,回到秭归,很难过。当时也没有工作,就在一个小作坊里学习造纸,那时候还是很想重返校园的,但是没有机会,我便在家把机械设计的大学课程全部学完了。”

即使这样的生活也没能维持太久,郑乃千的生活又一次受到打击。在他写的《悼亡》里,可以看出他的悲痛遭遇:“子诀亲兮妻决,一声霹雳入悲途。苍天大地真无眼,绿水青山掩绿珠。撒手而归何太急,千千憾事满心扉……”这是1954

名重伤员为躲避敌人的追杀,留在附近村寨养伤,结果也被举报割耳全部被害。蒋再珍攻占淇滩后仅仅3天就割下了275只耳朵。

蒋再珍这个以凶残出名的国军党将领,就是因为在这贵州的正安、道真等地镇压农民武装暴动,令部下割耳领赏而被称为“割耳将军”,因此才一路提升上来的。他占领淇滩后就提出了“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凶残口号,使整个淇滩镇几乎变成了无人镇。占领淇滩后,他向上司王家烈报告:“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阉阉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蒋再珍这位“割耳将军”,正是靠他的这种凶残,以及后来在涪潭疯狂围剿红军游击队的心毒手狠,被蒋介石提拔为新编第8师师长。

1938年5月,蒋介石原来命令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实施黄河决口,可负责决堤任务的39军大多来自饱受水患之灾的安徽,他们不甘心把家乡房屋和父老乡亲淹没在自己亲手放出来的大水中,因而决堤工程没有多大进展。正在这时,“割耳将军”蒋再珍却主动请缨,并建议将掘堤重点改在花园口,他还通过电话向蒋介石立下了军令状:“三日之内,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别人两个月都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位“割耳将军”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我觉得蒋再珍用3天时间掘开了黄河大堤,淹死了几十万百姓,只用“割耳将军”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凶残了。而早他810年掘开黄河大堤的杜充,在性格上和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是一个无恶不作、凶残阴险的“性残将军”。《宋史》这样记载:“充喜功名,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靖康初年,从燕云十六州逃来沧州的几千汉人百姓,杜充武断地认为这些人都是金兵的内应,全部分青红皂白地杀掉。杜充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还将他们的人头割下来,几千个人头用绳子串起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由此可见,这“割耳将军”和“性残将军”,虽然相距800多年,却有着相同的凶残,否则也就决不可能忍心挖掘黄河淹死几十万无辜百姓了。



年,年幼的儿子和年轻的妻子在同一年病逝,这对一个三十而立的男人来说,是一个太沉重的灾难。

失去亲人后的郑乃千孤身一人,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扛在肩上。拼命地工作,也许这能让他转移部分的悲痛。因为以前在土木工程系学习过制图,他自学的机械设计制图跟以前学的有共通之处,因此他不断地画图、设计。“我设计的第一件作品是把手工的造纸机改成机械造纸机,图纸也出来了,模型也出来了,但是没地方可以造机器。因此就搁下了,当时有人笑话我是闭门造车,但是后来就成功设计了很多东西。”

“年轻时,我卖命地工作。自己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65年我离开纸厂,到农机厂,然后又到采矿厂,后来又返回纸厂。做机械设计,比如农具、水轮机、造纸机,我都设计。我设计了一台“二号造纸机”,当时日产两吨纸,可能这台机器现在都还在使用。后来还设计了可产4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

当时做机械设计的人才很少,郑乃千也是大家公认的设计专家、工程师。但是这样的成绩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耀,在十年“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很多打击。对于那10年,老人已经不想提起,他说当时人格受到侮辱,身体受到伤害,右眼几乎被打失明,两次都差点死了,但他一样忍辱负重地工作。他说,记得祖训是“不爭不闹”,“那些事情已经远了,不去想就行了。也许人生的遭遇是不一样的,我受苦了,但那已经过去了”。老人的语气波澜不惊。

1979年,他觉得阳光真正灿烂了,因为他接到了平反的消息。他兴奋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十载辛酸和苦辣,哪知还可见丹霞。正合悲喜交加泪,肺石清风暖万家。”1982年,他到了织布厂,依旧做机械设计,直到1989年退休。

“风华时代虽尽,要把青春意唤日”,这是郑乃千老年时写的诗句,他的晚年生活,在外人看起来是孤单的,甚至有些凄凉。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看待,他沉浸在自己的大世界里面。

从1954年失去妻子,他从此独身50余年。他对书法、画画、诗词和甲骨文的爱好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在1979年以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艺术的黄金时期了。“那时候,我可以放心大

四

我敢断言“割耳将军”和“性残将军”这两个历史人物如此巧合的原因,肯定是他们那两位性格相同的最高领袖栽培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掘河之后才同样被提拔重用。蒋再珍掘开黄河大堤淹死89万百姓之后,于1939年升任国民党93军副军长,并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1947年又晋升为中将,国民党败退之前又被任命为贵州第二绥靖区副司令。800多年前的杜充在掘开黄河大堤淹死20多万百姓之后,也被提拔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旋为江淮宣抚使驻守建康”。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个人物的最后结局居然也是非常相似。杜充在金兵渡江后,就弃城逃往真州,“旋即降金”,并被金国先后任命为燕京三司使、行台右丞相。而蒋再珍也在贵州解放前夕随部起义投诚,并被共产党任命为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席。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个人最后又同样反水,蒋再珍于1950年因暗中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组织黔北土匪叛乱,最后被公审枪决。而杜充居然也是被人举报“阴通南宋”而被撤了职,并被捕入狱严刑拷打,最后也死于非命。

我觉得相距800多年却发生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和人物命运的巧合,其原因在于以杜充为代表的具有凶残性的精神,还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蔓延传承,从而在800年后又孕育出蒋再珍这样性格残缺的人物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充还真的就是蒋再珍的前生。那么,再过800年是否还会孕育出蒋再珍的后世呢?

据说蒋再珍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那一天清晨,贵阳市的纪念广场上空突然有成千上万的白色蝴蝶从天而降,将整个广场上空围得密密匝匝。老人们说大水过后必定会暴发蝴蝶雪。无数白色的蝴蝶在半空中飘飞盘旋,经久不息。老人们还说,这蝴蝶雪就是当年几十万灾民的冤魂。我推想在这无数飞扬的白色蝴蝶中肯定有一只最小的蝴蝶,那是汪小裤子的灵魂。

在蒋再珍掘开黄河大堤之后,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只有5岁的汪小裤子,就像一只瘦小的野狗到处乱撞,结果在花园口大堤北坡上,被成千上万的灾民碰着了,有人认出了他。灾民们说是汪小裤子的爷爷帮助国民党把黄河大堤给挖开的。早已失去理智的灾民们蜂拥而上,他们用手中讨饭的碗筷作为武器,一齐向汪小裤子狠狠地戳去。没几分钟,那无数根仇恨的筷子就深深地刺进了瘦小稚嫩的身体。汪小裤子也就在惨叫声中变成了刺猬,遍体鳞伤地死去。我推想他那幼小的灵魂肯定只能化作一只很小的蝴蝶。